

神性记忆：

红苇 ■ 著

中国年

The Holy Memory: China Nian

其实，
年，水饺，守岁，爆竹，打春等事物
都是有其独特的神性记忆的。
唤醒神性记忆，
就成为窥探某种事物文化真相的必由之路。
这样，具有神性色彩的年，
才会神采奕奕地向我们走来。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神性记忆：中国年

红苇 ■ 著

The Holy Memory: China Nian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性记忆:中国年/红苇著: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
2009

ISBN 978-7-208-09060-6

I. 神… II. 红… III. 春节-风俗习惯-研究-中国
IV. K89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31846 号

责任编辑 朱慧君

封面装帧 北戈工作室

神性记忆:中国年

红 苇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江苏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5.25 插页 4 字数 117,000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09060-6/K·1632

定价 16.00 元

序言 关于年与神性记忆

面对影响深远的年传说,我们要知道的是,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动物?仔细琢磨,当会发现年传说中存在四个问题:

其一,如果年只是凶猛的怪兽,为什么把年“赶跑”或“吓跑”就算完成了任务,那么年的人间冒险对人的意义何在呢?

其二,为什么年只在每年的大年三十这个固定的节点来拜访人类?

其三,从赶跑年的手段看,主要运用的是爆竹。爆竹与年是否具有相敌相克的关系,它们之间是否亦具有相生相连的关系呢?

其四,人们每年都会搞一个赶跑年的仪式,那么这个仪式对于中国人的意义何在呢?

为了探讨以上这些问题,著者对中国植物神与西方植物神做了比较,探讨了中国植物神内部的一些特征,对神农炎帝、谷神后稷、春神句芒、社稷神以及人们为其所设立的节日都进行了观察,并对年所可能具有的文化内容进行了深究,在此基础上,著者认为年既是一个植物神,同时又是鳄鱼,又是雷神。总起来说,年就是一个三位一体



的文化形象。至此,才能很好地回答并解决上述这四个方面的问题。

汉民族的口头传说,特别强调了年作为鳄鱼的一面,特别强调了年所留给人们的恐怖记忆。但年的文化形象又不仅限于此,有关年的神性记忆反而被我们遗忘了。这样就形成了年年过年不见“年”、不懂“年”、不认识“年”的缺憾。

民俗或民俗信仰往往起源于神话,带有不可避免的神性色彩。那么,什么是神性记忆呢?首先要说明的是,神性记忆与西方神的崇拜不同。神性记忆主要是指源于神话的风俗,维系的是文化的韧度和厚度。从年文化的角度讲,神性记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,而神的崇拜则是属于宗教信仰。

神性记忆包含三层含意:第一,回到事物的原初状态,回到事物自身。从而使事物的真相得以呈现;第二,使事物内在的神性成分得以重现;第三,这是一次价值重估,重新认识其在历史中的文化价值。

就神性价值的第一个方面来说,神性记忆意味着一种文化态度。那就是一种在文化上的寻根或回家,是要追根溯源,回到文化或民俗或节庆风俗的起始处,来倾听民俗文化真实的心跳。

回到事物自身,也就是要拂去历史的尘埃,或者是世俗记忆的遮蔽,呈现出事物的文化真相。特别是在民俗事物中,世俗说法往往十分强大,在现实社会中具有强大的解释力量,盲信的人比比皆是。世俗说法与节庆民俗往往是相辅相成,相互强化,然后相沿成俗。神性记忆首先要面对的便是世俗说法。神性记忆只有突破世俗说法的屏障,才有可能回到事物自身,返归事物的真相。年文化所包含的许多事物,其实都是世俗说法的领地,需要神性记忆的照亮,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年的文化形象。

与此同时,神性记忆并不是强加到事物身上的,而是事物身上本



来就具有的。神性记忆往往与某种文化上的基因密码相联系,唤醒神性记忆,就成为窥探某种事物文化真相的必由之路。其实,民俗并非只是浅层次的实用的风俗,民俗亦有其“神圣的叙事”一面,其“神圣的叙事”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,往往会隐而不显。

本书对水饺、爆竹及春联的前身桃木等,这些属于年文化中的事物进行了神性记忆方面的跟踪和考察;当然,对于本书来说,所做的最主要的工作,就是要恢复年的植物神与雷神的身份,改变人们对年长期形成的恐怖记忆。在年的形象中,是有着中华民族的一段独特的神性记忆在其中的。

这样,具有神性色彩的年,才会神采奕奕地向我们走来;这样,我们才能重新领悟年文化所具有的丰厚内蕴;这样,每当过年的时候,我们都会拥有一个十分独特的节庆吉祥物。



四、中国的植物神传说·····59

1. 中国植物神的三大传说·····61
2. 动植物一体化·····69
3. 最厉害的是爆竹·····72
4. 驱赶图腾与杀食图腾·····75
5. 演绎而成时间标识·····79

五、民俗的“遗忘”与“改写”·····83

1. 过年的命名·····85
2. 民俗的“遗忘”·····90

六、儒家思想与年文化：有限度的狂欢·····95

1. 文武之道 一张一弛·····97
2. 节庆活动的伦理化·····101
3. 年文化中的“尸”与“戏”·····104

七、年文化与民族神性记忆·····111

1. 年文化的神话视野·····113
2. 世俗趣味与节庆逻辑·····116
3. 神话成就的节庆·····122



2

八、年与中国的时间文化·····129

1. 时间的形成与演变·····131
2. 年的内涵：中国式独特的时间观·····134

3. 初始时间的文化意义·····136

结语 若隐若现的年·····140

后记 年：一个渐被遗忘的文化记忆·····144

参考资料·····148

附录：年的口头传说·····158



一、 年：汉民族最后的口头传说

口头传说与资料史料
年传说的四个问题





为什么说年是“汉民族最后的口头传说”呢？

其一，这首先是从年的极为深远的影响上说的。说到过年，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说出一大堆感受、感想和故事。过年是最能牵动民族情绪、民族心理、民族文化的事情了。进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年文化，而以年文化为代表的节日文化又是构成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。

其二，之所以称之为“最后”，是说其对我们的重要意义。这个传说在对汉民族生活的影响上是相当深远的，能与之相匹敌的口头传说，几乎没有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年的传说又可说成是汉民族“最后的”口头传说。

其三，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，却



鲁南古老的土陶像《年》

一、年：汉民族最后的口头传说

一直保持在民间口头传说的状态中,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件。要揭示年的真相,最为直接的依据只有一个,那就是关于年的口头传说,这是华夏民族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口头传说,就其所受到的忽视忽略程度上,我把它叫做“最后的”口头传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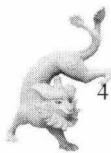
认真客观研究年的口头传说,首先有利于认清年的文化真相,认清年文化的一些实质性特征,并进一步理解我们独特的节庆文化中内含的丰厚内容。这实际上是祖先留给整个中华民族的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
1. 口头传说与资料史料

把年的口头传说当成一个文化问题,就会面对这样的现实,这个现实呈现出这样的景象:一个细弱的藤蔓上却结出了一个巨大的硕果。细弱的藤蔓就是年传说,关于其内涵我们知之甚少,相关的研究也相对较少。巨大的硕果是指年传说的直接后果过年,过年是中华民族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,至今依然是社会生活中的一大盛事,这真是反差强烈。

透视年的传说,首先面对的就是资料史料特别匮乏的现实。但对于民俗学来说,既有的资料史料并不是第一位的,民俗学更注重民

俗后果的现在性与现场性,也就是说,民俗学更为看重那些活生生的在民俗生活中起作用的事物。正如民俗学家钟敬文所说的,民



《嫦娥奔月画像》(河南南阳出土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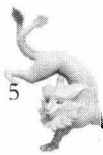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多福多寿多男子》

俗学是一种“现在的”学问，而不是“历史的”学问，这两者的不同，正像“生物学”与“古生物学”的不同一样。这样看来，年传说就完全没有必要为自己的“口头传说”出身而自卑。

以文字为中心的史料观，是社会历史逐渐发展的结果，大概这一过程可以称之为文明。在这种状态下，口头传说如果不能纳入文字的视野，被文字收编，就难以得到保存，更难以得到知识阶层的青睐。这样看来，年传说真是命悬一线。史学家傅斯年在史料观上却别有见地，他认为“史学即史料学”，并特别看重包括口头传说在内的所谓直接的史料。顾炎武做学问的一个特点，就是搜求直接的史料以修订史文，阎若璩也是以实在地理来订定古记载，傅斯年对他们的做法都特别推崇。他认为“地方上求材料，刻文上抄材料，档库中出材料，传说中辨材料”，花费真功夫，搜求真材料，这样才能做得出真学问。

其实，传说有其独特的意义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，传说又有其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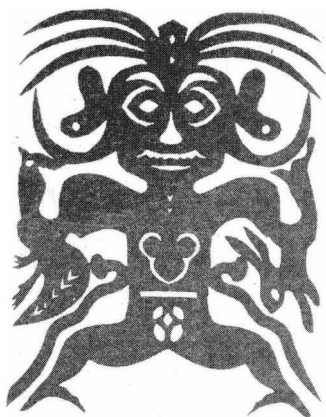


云南甲马《门神户尉》(楚雄州彝族)

可替代的作用。人类学家泰勒通过对前文明状态中南太平洋岛民历史记忆的研究,形成了这样的认识:在文字出现之前,民族历史的传承或多或少是要依靠传说来完成的。传说中可能有后人不能理喻之处,但传说的内容并不是无中生有的。这正如李学勤先生在《走出疑古时代》中所说,

不能单纯地把传说看成是神话故事,而否认其中所包含的历史的“素质、核心”。

从民俗学的角度看,作为“汉民族最后的口头传说”,年传说的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。口头传说应该与资料史料中的地位一样重要,甚至有其不可替代的鲜活性与丰富性。它们之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,从历史上看有许多资料史料就是由口头传说而来,有价值的口头传说完全有资格变成资料史料。据认为,《国语》的来源即是口说的史料,《左传》的一部分材料也是来源于口头史料,还有战国诸子在其论说中所记的故事也多是如此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也采纳了相当多的口头传说。即使是被奉为圭臬的《旧约》,在其成为经典以前,也只不过是流传于祭



《人类始祖像之一》(陕西剪纸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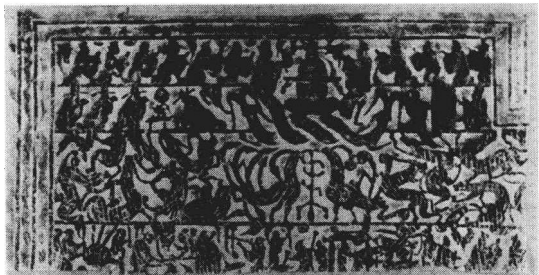
司、士师或民间的口头传说而已。所以，口头传说自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。

由此可见，作为口头状态的年传说，其在史料上的意义，是不输于任何所谓以文字状态记载下来的材料的。在年传说这条细弱的藤蔓上，到底会包含怎样历史的“素质、核心”呢？

2. 年传说的四个问题

可以说，年传说既是一种神圣的叙说，又是一种实用的叙说。

年传说如果不是神圣的叙说，就不会给我们民族带来那么大的一个节日；同时，年传说如果不是实用的叙说，如果不是以实用的叙说做基础，



《西王母、禽兽、冶铸像》

不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实用的益处，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民俗影响力，也就达不到神圣的叙说的程度。同时神圣的叙说与实用的叙说两者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，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，它们交织起来构成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一种历史叙说。本书所要做的，就是要对年传说在神性层面和实用层面所蕴含的文化内容，做出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认识。

要一窥年的文化真相，就不能不直面年传说的四个问题。这四个问题分别是：

其一，如果说年是凶残的怪兽，为什么只是把年“赶跑”或“吓跑”，





《财神进门》(传统年画)

就算完成了任务,而不是要把年彻底“消灭”掉? 最终年从哪里来,又回到哪里去? 这样看来,人们给年留下了回归“自然”之路,可能还有一些特殊“任务”需要它去完成。从这个角度看,年的人间冒险对人的意义何在呢?

其二,年作为一个动物,为什么要在每年的大年三十子夜之际而不是别的什么时间“拜访”人类? 这个日子对于华夏民族来讲意义非同寻常,是否也暗示了年的某些特性呢? 如果年具有一些文化特性,那么这些特性又是什么呢?

其三,从赶跑年的手段看,最主要的是爆竹显示了威力,让年没有了主意。这样看来爆竹与年之间是相克的关系。它们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联系? 从另一个角度考虑,年与爆竹之间是否亦有超出我们想象以外的相生的关系?

其四,从一开始人们就没有打算“消灭”年,年可以周而复始年复一年“拜访”人间,其实人们更为看重的是正月初一“赶跑”年的仪式,



那么这个仪式所表达的真实内容又是什么呢？

年传说的这四个问题，是认识年的起点。如果不能很好地回答以上四个问题，就很难说会理解年传说的意义，以及认识真正的年是什么。或许是由于年传说的神秘，也或许是由于年传说的简略，多少年来人们都没能一窥年的庐山真面目。结果就是每年都有年过，但都同年的真相擦肩而过。那就让我们从上述问题出发，来一次文化探险吧。

由年传说的四个问题看来，似乎很难以现代人的逻辑思维方法来推论年的文化真相，或者简单性地把年定位于一个动物就草草了事。发生在年身上的事情，内涵特别丰富，这才结下了过年这个丰硕成果。只是从年传说的四个问题来看，年似乎与动物、春天、爆竹都有关系，而且还存在一个“赶跑”年的仪式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



一、年：汉民族最后的口头传说

.....